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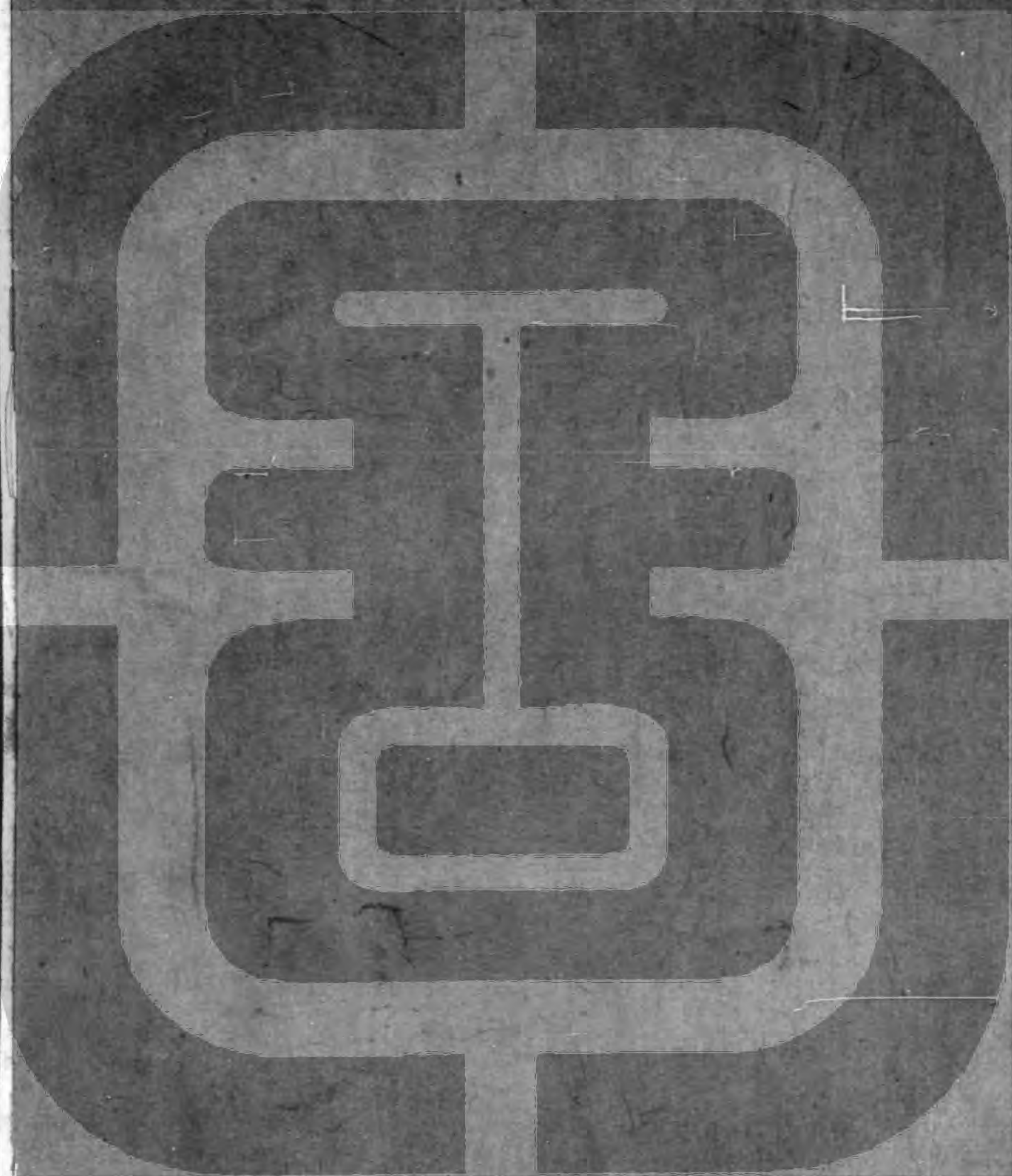
汲古閣十七史

三國志

第叁册

養和閣藏本

第陸函



吳書二

三國志四十七

吳主傳第二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為

陽羨為夫郡
北方人相與家曰
皆此家字由是
傳寫成訛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人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
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
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

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

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

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

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

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

安漢之福壽日
可儀兒字之
吳年

會不師蓋 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

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

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

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

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

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

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

納其凶叛權移書求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

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

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

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神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新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吾

之妙亦之妙二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

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騎士馮則追梟其

首

首

留取家書

鄱陽別主天
所望此指去書
之也

建平縣好此
世二縣傳言
志不載徒供
至天聖三柱乃
言也

吳錄曰晉改
新定為遂定

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黔歛黔音伊分歛為始新新定

吳錄曰晉改黎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

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

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

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

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

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

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

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

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

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

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

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

作濡須塢濡須塢在歷陽界章依注濡須水在濡須縣西南距濡須水五里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

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安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孫仲謀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戲與曹公說

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

乃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吳錄曰晉改
新定為遂定

濡須塢在歷陽界

濡須水在濡須縣西南距濡須水五里

孫仲謀

孫仲謀

孫仲謀

孫仲謀

孫仲謀

孫仲謀

直隸新泰
本屬江左郡
沈曰曰王新
春郡時據吳
志書也
西晉和

益陽為長沙
郡通鑑注
宋曰益陽王
今益陽縣
二十里

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叅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
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
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
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
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竝進拒羽於益陽未戰
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
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

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
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
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謂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遜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直烈言不苟且權恐信之

江表傳曰
力而制也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慶亭在慶陵反馬為虎所傷權
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
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
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

恭亮三
志極力
遠慮

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

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觀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貢禹

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

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

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

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綬安東南

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

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

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

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

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

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

勗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

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管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

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

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是歲劉備帥軍來伐

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

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

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

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

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

安... 項羽... 威... 同... 中... 元... 吳... 世

本... 何... 持... 官... 指... 故... 經... 相...

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答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

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亦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帝欲封權子。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

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懣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益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擊延後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至少府孔雀翡翠關關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特王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奏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

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入劉

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勳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驪子表明光鏡驂馬又以素書所作典

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居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逆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刻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愧罵無所施甘芳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初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

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桑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

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

衡按北江注說
載奉使其人
致矣

少府所置官
玩之物非禮也
宜勿與權曰
昔惠施尊齊
為王客難之
曰公之學去
尊今王齊何
其倒也惠子
曰有人於此
欲擊其愛子
之頭而石可
以代之子頭
所重而石所
輕也以輕代
重何為不可
乎方有事於
西北江表元
元特王為命
非我愛子邪
彼所求者於
我瓦石耳孤
何惜焉彼在
諒闇之中而
所求若此寧
可與言禮哉
皆具以奏之

同通權臣在
歷陽

安漢書
好校精
葛瑾潘璋
楊桑救南
郡朱桓以
濡須督拒
仁時揚越
蠻夷多未
平集內難
未弭故權
卑辭上書
求自改悔
若罪在難
除必不見
置當奉還
土地民人
乞寄命交
州以終餘
年文帝報
曰君生於
擾攘之際
本有從橫
之志降身
奉國以享
茲祚自君
策名

三國四十七
七

此物見
曰字從宗

宗宗本

軍廷行

惟以處

已來貢獻盈路計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

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

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

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

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

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

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後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

邪聊伏之恩長舍鷓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非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遂利見便換為卑辭

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側

但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命乘未得報訊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

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望之發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舍弘既加不

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

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大羊之妾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齟齬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

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察權者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

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滯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梟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

衡禍久而大削通不決龔廢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

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

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士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

元元之苦其十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

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

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

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

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

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

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戡魏王曰昔

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

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

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

執謹遣浩周東里奈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

國語曰

狸掘之

以無成

功

魏略載

魏三公

奏曰臣

聞枝大

者披心

尾大者

不備錄

之至

使六王

前後反

叛已而

伐之戎

車不輟

又文景

守成忘

戰戰後

驕縱吳

楚養虺

聞知約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表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表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怠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獨云其已孤以空閣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閒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懸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寧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當奉戰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繫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指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令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與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意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

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

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廬殺獲數百十二月

徐陵主詳

按此係以通好六朝通好也亦可引以王其地目為計也

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即名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斗五百斛飲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諫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燕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惡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

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

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

通鑑注江陵中州亦在江洲也其後及江陵江津北岸也

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

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

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

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

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都尉馮熙聘于蜀

乎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

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

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

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嘗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

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

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贈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

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魏

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靳春太守數

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靳春邵等生虜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

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

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槨衣以羣麻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

算之曰曹不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

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

多微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

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上地邊外間際萬端而長

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變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不為其計也

其計能三子文

史年於此

于伯時相注

同是年也

江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李京在江場

江表傳曰權辭讓

都尉馮熙聘于蜀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

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

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

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槨衣以羣麻加采飾焉

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不走矣雖然吳衰庚子

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

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

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

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微慮

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

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

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

上地邊外間際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

守不觀變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

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冬十二月

鄱陽賊彭綺

自稱將軍

攻沒諸縣

眾數萬人

是歲地連

震

吳錄曰是冬

魏文帝至廣陵

臨江觀兵

兵有十餘萬

旌旗彌數百里

有渡江之志

權嚴設固守

時大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涌

嘆曰嗟乎固天

所以隔南北也

遂歸孫韶

又遣將高壽

震

吳錄曰是冬

魏文帝至廣陵

臨江觀兵

兵有十餘萬

旌旗彌數百里

有渡江之志

權嚴設固守

時大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涌

嘆曰嗟乎固天

所以隔南北也

遂歸孫韶

又遣將高壽

震

吳錄曰是冬

魏文帝至廣陵

臨江觀兵

兵有十餘萬

旌旗彌數百里

有渡江之志

權嚴設固守

時大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涌

嘆曰嗟乎固天

所以隔南北也

遂歸孫韶

又遣將高壽

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通鑑曰文帝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

三州上石

魏志曰文帝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

明忠信也書載子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派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

沂水本

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綜以其衆降魏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

魏志曰文帝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

沂水本

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

人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

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愆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

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祚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

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

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上

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襲劫奪國

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

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

位而啟公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

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

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

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

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

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

下靈威斐謐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

後其載書不惟
先載若書之
是盟者惟此
或後之可及速

此則
諸葛孔明此張
退一表又臣罪
安漢王夫人說
喜諸葛孔明未
賀又皆其行
是倚故持
以此

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
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
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
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
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
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
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
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
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
貨領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由奉屬吳郡

本姓年未詳其地

建昌侯豫章

仲謀既月... 夫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温諸葛直皆
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奉野稻自生改爲
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
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
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質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闓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

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祚于鎬京而郊其所
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音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豐鎬
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
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

全法記是于
持其死
起三子揚名
正氣

此舉本原
身天
也揚
天

此舉本原
身天
也揚
天

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竟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部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械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匡衡登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其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東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勝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惟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勳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嗜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大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勳作

書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同餘黎民靡有遺方之今日亂有其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剪除凶虐日東山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幸誅猶擊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併於古人雖昔寶融背棄隴右奪

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落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業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

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首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裘毳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

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君忠勤有效温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柎密二直珪瓚副焉欽哉敬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

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臣松

遺書不之問
子頭以擲于海無類復臨
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

按此書東夷傳
白聯王官宮王
名也上王官三官可
作境下王官二字不
可也此後五法據也

為權復諫違眾信淵意下非有政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淵果斬彌等送其首
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聞塞實為無道

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

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驛所不
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

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
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入眾置遼東諸縣

以中使秦日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
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且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且與疆等議曰吾人遠
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
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
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且羣德等皆踰城而走時羣病疴創著膝
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軍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
幸創甚死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逢空相索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日疆使前德獨留守羣備果食之自備別數口得達句驪王宮因
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
其年宮遣早衣二十五人送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鴉雞皮十具且等見權悲喜不能自
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赦奉聞之倒還宮遣主簿答帶
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
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四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

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

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

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

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

月朔隕霜殺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

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恒等秋七月有電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

璫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

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

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

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漢書本

一校字

漢書本

漢書本

身死後
後世
字此則
禁其
今日
科也
若大
律法
相可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
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
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
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
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
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
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寮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
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
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
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
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
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

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
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
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
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
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
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
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
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
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
鳥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鳥為元
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鳥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錢
可通行
有千
仍
天

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

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

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

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

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

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

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

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

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

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語曰督將已叛而殺其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

陵縣鴻水益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

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南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

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

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

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

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

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界其直勿有所枉也

長今安慶石正北今九仁

指曹吳終谷

益言是溢

今正言是孫氏而卷之陽乃今其陽地

善其隱實其病

少一

宋五行志云陵
石碑漢和手
後魏
志衰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亾之兆不亦顯乎

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

志衰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亾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

深入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

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

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

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

吏數詣玉表請福表亾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

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

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安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許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

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于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

暴酷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亾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亾死則皓不得立則吳不亾矣

按上括志按我
言之必非是謂
陸遜也

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胤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胤胤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已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胤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胤事覺胤殺惇追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胤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

此時已有日歷
如去唐時始有
此作何長德之
據重門取一
時即天子可
得紫心之殿
不近情

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限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嘗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如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凡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

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觀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胤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胤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部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胤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胤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

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

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官林

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

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

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

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

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

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

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

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

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

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

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座已卯休至

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

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

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

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

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

緄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

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據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

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

少年時志
冠淵志見孫
奮時世見孫
為使信時世
受文

批注
批注
批注

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

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

之鑒往干之術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

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表列前

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餽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紫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緹亦可用耳衡死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食方好耳

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

皓爲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蒞事日淺恩澤未敷

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緜一門

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

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

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

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

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

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畱爲畱一

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

位一級頃之休聞緜逆謀陰與張布圖誅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

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緜即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

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

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

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

三國四

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
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
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
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
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
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
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
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
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
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贏課
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

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
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
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
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
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

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侍為
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

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

吳歷曰是歲得

大難於建德縣

賴鄉

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

方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

九月布山言

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譚譚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八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雷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亦從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雷平建平

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艘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遜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徹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王公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凶而交阯擣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或昔為烏程

石壁冢何取石世載于此

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
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
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

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

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

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與布十二月孫休葬定

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

侯是歲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

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

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勸民之命

以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

唯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

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

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

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夾辰可使江表底

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

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

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量險遠考古昔廢典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

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

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於吳

故太后為景帝
名爭其死
天賦其基於
明宗宗所以
也

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
擾於死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

皓既得志羸羸慕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

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
各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

固不獲
已也

三

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皓字子升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

分陝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辭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于實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

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僕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

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僕者告曰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

成備幾何對曰目西陵以至江都五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

禮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

從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吝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紹行到濡須召還殺

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

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不在正殿於苑

中小屋治喪眾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

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

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

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

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學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

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

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

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遜並結綰帶之好

忠說皓曰北

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

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

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微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

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

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

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

疑

儀百三

吳錄曰皓

吳錄曰

皓

或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山今武康縣也劫皓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

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

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

兵來破揚州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

數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

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

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丞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

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

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

伎巧工役之費以億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

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

其腹以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

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

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

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

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三月天火烧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太司馬施績卒殿中

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

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

赦

按天大口笑人
大口火此天大
送天火

同事詳書記
傳江中

續漢書

上宗本

尚書詳

卷四十四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

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

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

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

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是歲汜瑁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

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

還屬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

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

州刺史初毛晃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吳壯勇欲救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晃晃亦不

為瑁等屈璜等怒面縛晃詰之曰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

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

晃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

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

遊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為肅被庶可得與氣類按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

將丹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

為驃騎將軍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昨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驃騎而以鮒寄我非避嫌也遷

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問母母必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

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節冬節將至時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

而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

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

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

按華里國志

兵行

卷之七

陸一信

計本

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郡氏家傳曰邵

疇字温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嗜嗜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誦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憑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疇造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

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匹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

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聖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

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

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

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祿又吳興陽羨山

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

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石印三郎
謂吳王表可
謂祖武後傳

宋本
為字

宋本
北字本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
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工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
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
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
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竝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
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
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
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與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
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吳者公孫也皓聞
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于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
大懼曰此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
天人也

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
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
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
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
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
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
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
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
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
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

通鑑注除中書
臣今除中書
州縣半諸心坊和
州橫江渡
晉書破吳事
中朝而後不
向廣陵

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是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為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以下視諸侯由視以下視大夫由視士則平而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連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

戰克于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眾才七千開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

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無戰心而盡隄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與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辭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無歲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贖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凶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各賢知願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少子且且之
字亮正亮
孔明一死使人
目為如此

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議之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 實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伯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伯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

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眾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竝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丘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凶吳孤所招也曷以黃壤為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存餘罪自宜誅滅過逾尊號才取賈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鴻圖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貞被害聞昧不覺尋其樂職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權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儻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國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伯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

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

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

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

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疎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四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公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于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柁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眾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

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

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

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及地之勳絕其祿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賊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醜離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矣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滄室存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冀行天罰代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僭人投畀豺虎聊謂猶然矧謂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僭逆窮勢迅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凶論言吳之所以凶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隳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

禮皇祖於是雲輿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邑哮囑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遂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擢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靈祀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虞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與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啟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隨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恒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

神宗本傳神為
生於洛陽及作
此同宜避晉神
也

達以禱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嶺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
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
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齊絕命永
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削財匱而吳貌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決東苞百越
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
戟勁鐵望騰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循外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軻息
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
興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謬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宗丁固之徒爲
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榮公慨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蹙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
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
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
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翁因險節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恒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
遠矣其末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璋於
係處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敗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
濟周瑜之誦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汲懷虛已以納護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
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

此三國志卷之八
先主在隆中之時
蓋書之論

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
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壘服益
謙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醴化誌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
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
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
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
氏之伐陸公諭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伎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會
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
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跪跡待戮而不敢北闖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
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
嗚呼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
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
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勒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
規審存亾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致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
 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
 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
 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
 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
 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
 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暗代領郡事窄融先至殺太守朱皓皓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窄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窄融者

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

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

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

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

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

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

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

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

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

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

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

按月載誌因
 載一法
 陸州書多作拾
 古心也

此序極手馬

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
哀亾愍存捐既往之猜報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
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
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
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
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道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
卧早起妻立交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
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
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
樓上值雷雨權以基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徒
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

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東漢名士凡所
必以之為太史
子義尤傑也若
也不在古先就
以不若許子將
半陸半侯矣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
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
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
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
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
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
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
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亾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
章已得如意欲復亾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
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

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遯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
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
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
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
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
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
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
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
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
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
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
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

蓐食須臾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
出外圍下左右人竝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
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
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
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
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
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
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
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
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
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
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

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推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皆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月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陳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繇所縛與木傳大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不義天下智士也但所

記未得其人射鉤斬祛古人不嫌狐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心木者也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入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

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盧江其意頗狠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夫大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未如此今劉繇喪心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議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宜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郡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救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

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州里恐雷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謀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凶不相負諾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備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輪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親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親社... 史... 協...

衡... 外... 八...

其後子孫
知夫何恨
林分扶玉如霞
尾棟

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
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
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
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遣慈
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
奈何而死乎 壹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壹字元復
權甚憐惜之 壹官至越騎校尉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
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穎
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
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

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

壹人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其有聲稱也惡之乃署教 交州刺史

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

燮領九真太守燮音于鄙
反見字林 燮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氣寬厚謙虛下

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

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

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

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

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

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

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

徐周屬公周

振字志

穀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日復能語遂復常奉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

交州絕城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關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

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

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

燮遣子厥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

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

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

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

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

及古局

按此書乃
後漢書
卷之四
百一
也

精其字

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日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系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其德彭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今問長世胎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範百王呂岱師友士民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代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許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吳書四

西川忠貞堂氏書

三國志四十九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

妃嬪傳第五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姙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

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

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辟禮於秣陵時策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

瞻仰覽佳勝
吳祀傳佳話

吳王傳五
七年光武

三國志曰
知正家法
下此折檻
而心遂對
不空也

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

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

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

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彤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公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

常先投此片中耳策大驚遽釋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

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八年景卒官子

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

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

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徐令斐子承撰後漢書

行明達有令才斐弟貞履蹈法度稱斐幼以仁孝為

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

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

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

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

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

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

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

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

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泚音職郭璞注方琨具啓

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

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

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
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眾乃復用景召琨還
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
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
在生本

漢書列傳
胡公志言及
折名于周于台

漢書列傳
二條故委卷
書天子所推

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妒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
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
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
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噲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

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

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

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

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

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

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

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

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

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

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

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

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

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

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

吳書列傳
吳書曰

卽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按吳不修此于如也教有折之即抑及人傳會亦

胡三省曰斯事也宜吳用事自乃一高此取指制左右人正言相与程史也一安有工勝其居而後故之理吳史係解此亦水而不及耳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妒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八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卽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

字吉州郡志小字全名陳陽全名全太厚也改名小字

夫人母子有寵公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竝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竝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曰亮妻患解有

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姊孫休其母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

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卽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

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綵絲履從石于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

嫡妃張氏亦曰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

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

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

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

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江表傳曰皓以

張布女為美人有寵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寢不聽朝政使向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家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

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牧女

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

宣統前正局中
甲中不設法
不天比向二派
不非朱氏子三
昔論計子中
漢云

王字以宗

高年此語

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書五

三國志五十一

吳書六

三國志五十一

宗室傳第六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翼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傳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

水陸所折江東
途同或城於所
壽州一城於所
之險守以固守
而後也杜康在
固陵東

四惟宋本係
以為空言也
也固能以此
此大
本州即在此
本係係陸
去改

及古

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

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畱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嵩瑜皎負謙嵩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

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

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

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

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

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

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

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

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

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

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

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

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

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

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

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

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

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

若安片集俱
居卷上
江二
官何本
按序時
生心

心結各屬江
夏

在卷上

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
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
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
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
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
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
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
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
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
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竝納其
善負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
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
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往駕過其
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
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
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遠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

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河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河督

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

封承庶弟壹奉負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

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

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

死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

伐堅薨音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

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

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

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

曰今征江東未聞一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困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儒堅再從弟也任郡主簿功曹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

南將軍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備芝自署廬

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任南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

後封

按魏志云黃初三年十一月癸亥

按宋書云黃初三年十一月癸亥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

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

性精敏幼有今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

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畱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

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

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

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

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

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書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

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眈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幽幸都司空東海王越治

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

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遂東圍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

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

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

策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策西

策西

策西

法既舉權後

舉州

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客陸遜以得失嘗有

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

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城中流矢死秦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

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

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起兵數千人奔晉晉以

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

為孫列之屬籍

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

憲

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

名九牧之民所共稱

將絕又能正之

臺以尊郭隗

向使郭隗

公所知而有云者

仲節給事中

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一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

騎開府子儉字

此世為... 信其早... 峻琳賦圖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 媯覽戴員 亾匿山中 孫翊為丹陽 皆禮致之 覽

為大都督 督兵員為 郡丞及翊 遇害河馳 赴宛陵責 怒覽員以 不

能全權令 使奸變得 施二人議 曰伯海與 將軍疎遠 而責我乃 耳

討虜若來 吾屬無遺 矣遂殺河 使人北迎 揚州刺史 劉馥令住 歷

陽以丹陽 應之會翊 帳下徐元 孫高傳嬰 等殺覽員

吳歷曰媯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

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以長徐氏頗驍下翊入語徐

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

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逃走入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

取翊嬖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且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

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略如矣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

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

無益欲思惟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

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

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竟密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佳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得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其得發覽餘人即就外殺其夫人及嬰徐率覽員首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吳

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皆高門也

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

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

乃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

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

媯覽戴員

亾匿山中

孫翊為丹陽

皆禮致之

覽

為大都督

督兵員為

郡丞及翊

遇害河馳

赴宛陵責

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

令使奸得

施二人議

曰伯海與

將軍疎遠

而責我乃

耳

討虜若來

吾屬無遺

矣遂殺河

使人北迎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

媯覽戴員

亾匿山中

孫翊為丹陽

皆禮致之

覽

為大都督

督兵員為

郡丞及翊

遇害河馳

赴宛陵責

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

令使奸得

施二人議

曰伯海與

將軍疎遠

而責我乃

耳

討虜若來

吾屬無遺

矣遂殺河

使人北迎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

媯覽戴員

亾匿山中

孫翊為丹陽

皆禮致之

覽

為大都督

督兵員為

郡丞及翊

遇害河馳

赴宛陵責

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

令使奸得

施二人議

曰伯海與

將軍疎遠

而責我乃

耳

討虜若來

吾屬無遺

矣遂殺河

使人北迎

魏位至征

憲故孝廉

媯覽戴員

亾匿山中

孫翊為丹陽

皆禮致之

覽

為大都督

督兵員為

郡丞及翊

遇害河馳

赴宛陵責

怒覽員以

不能全權

令使奸得

施二人議

曰伯海與

將軍疎遠

而責我乃

耳

討虜若來

吾屬無遺

矣遂殺河

使人北迎

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

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

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

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度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劫曲阿長次誼海鹽長宜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

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牛馬器械甚眾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

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刃奮命與遜勦力備遂敗走桓斬

上苑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

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

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恢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龍襲爵平虜將軍少子

慎鎮南將軍桓子拯字顯世文士傳曰拯好學有文章作檄文馳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拯獨復全當使二人記事拯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令宗室顧榮也吳平起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拯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以御覽 孫氏

與何基丸與許數到京其氣不恭其言平姑籍善云

信曰夫賤賤恩善古今之常宗子雖知其入世降武也前為如

吳書七

三國志五十二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

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

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

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
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編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
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
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特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哀尊尊有殺
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
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
六歲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
諱滿至定玉時有玉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
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微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
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但而不
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

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

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

及古制

待本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

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昭每得

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
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
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

慮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
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

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
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頃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
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
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寇周鳳等
於南成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

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
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

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
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

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
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

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
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

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
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
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

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
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

卷之三十三

本意故佳
才比舍集卷之六
其功也
朕于孔明有足
理乎 紫芝夫
謀及不及劉宗
九非之則仲
補官耶
六而平故其
理也
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邁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是輔是以盡誠
臣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
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
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
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更拜輔吳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喻。昭舉劾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喻、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邁，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是輔，是以盡誠。臣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將軍班、亞、二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聞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鮮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

宗本

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

三國五十二

三

義和周氏成六

通鑑

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

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

都尉權嘗游獵追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

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

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

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誠吳錄曰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

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秦字季鴻穎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

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琴一清靜敏兩易教伯喈貴與之謂曰卿必成

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

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

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

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為人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

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

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

醴陵侯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

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

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

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

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

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

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

此亦作

官指太子... 皇官... 宗本... 作官

國... 死... 廢... 情... 周... 天

引... 倫... 地... 亂... 產... 之... 不... 當... 實... 懷... 敘... 也... 雍... 為... 相... 十... 九... 年... 年... 七... 十... 六... 赤... 烏... 六... 年... 卒... 初... 疾... 微... 時... 權...

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
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重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
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
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大... 功... 何... 每... 見... 高... 帝... 似... 不... 能... 言... 漢... 奉... 光... 武... 亦... 信... 恪... 勤... 汝... 之... 於... 國... 寧... 有... 汗... 馬... 之... 勞... 可... 書... 之... 事... 邪... 但... 階... 門... 戶... 之... 資... 遂... 見... 寵... 任... 耳... 何... 有... 解... 不... 復... 知... 止... 雖... 為... 酒... 後... 亦... 出... 恃... 恩... 忘... 敬... 謙... 虛... 不... 足... 損... 吾... 家... 者... 必... 爾... 也... 因... 背... 向... 壁... 臥... 譚... 立... 過... 一... 時... 乃... 見... 遣... 徐... 衆... 評... 曰... 雍... 不... 以... 呂... 壹... 見... 毀... 之... 故... 而... 和... 顏... 悅... 色... 誠... 長... 者... 矣... 然... 開... 引... 其... 意... 問... 所... 欲... 道... 此... 非... 也... 壹... 姦... 險... 亂... 法... 毀... 傷... 忠... 賢... 吳... 國... 寒... 心... 自... 太... 子... 登... 陸... 遜... 已... 下... 切... 諫... 不... 能... 得... 是... 以... 漢... 游... 欲... 困... 手... 劍... 之... 以... 除... 國... 患... 疾... 惡... 忠... 王... 義... 形... 於... 色... 而... 今... 乃... 發... 起... 令... 言... 若... 壹... 稱... 枉... 邪... 不... 申... 理... 則... 非... 錄... 獄... 本... 責... 若... 承... 辭... 而... 矣... 之... 吳... 主... 尚... 以... 敬... 承... 相... 所... 言... 而... 復... 原... 宥... 伯... 言... 承... 明... 不... 當... 悲... 慨... 哉... 懷... 敘... 本... 無... 私... 恨... 然... 所... 為... 嫌... 故... 詈... 辱... 之... 疾... 惡... 意... 其... 惡... 不... 仁... 者... 其... 為... 仁... 也... 李... 武... 子... 死... 曾... 點... 倚... 其... 門... 而... 歌... 子... 哲... 謂... 孫... 子... 產... 催... 令... 自... 裁... 以... 此... 言... 雍... 不... 仁... 者... 其... 為... 仁... 也... 李... 武... 子... 死... 曾... 點... 倚... 其... 門... 而... 歌... 子... 哲... 謂... 孫... 子... 之... 雍... 不... 當... 實... 懷... 敘... 也... 雍... 為... 相... 十... 九... 年... 年... 七... 十... 六... 赤... 烏... 六... 年... 卒... 初... 疾... 微... 時... 權...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

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

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

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穆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

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子思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微語使住須臾馳詣關陳政方今商養自眾以圖北虜

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微曰卿孤腹

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曹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微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

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微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

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微曰敵國隱情幸難探察然微潛來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
乃拜微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守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梯字子通以孝悌
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睦梯數出驃騎將軍朱據共
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梯命左右扶起
冠履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梯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梯每得父書常灑掃整
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
哽咽父以壽終梯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梯釋服梯雖以公議自

已... 運... 使... 耶

於... 誌

因... 會... 字... 本

上... 意... 改

官指太子許王
生官字曰宗本

國初本名不三
失於此意無所
廢指多猜不
情則疑大在
角內一夫

引至武平中
倫引子產事
地與也
亂非子
地與也
倫引子產事
地與也

已與小異地
區領之

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
 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
 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
 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二起舞
大向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莫秦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因階門
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出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
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昨乃見遣徐眾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
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
以灌游欲因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王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
錄獄本直若承辭而冬之吳主尚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
恨無所為嫌故置辱之疾惡意且惡不仁者其為仁也李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哲創發子
產催令自裁以此言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
之病不當責懷敘也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
 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
 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
 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穆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
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子思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聲於孫權說事開微有才識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
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往須臾馳詣關陳政方今畜養士眾以圖北虜
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
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
漢室義加一家君何為道此微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
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微曰敵國隱情幸難探察然微潛承聽方與東將軍交爭未有他意
乃拜微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守孝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梯字子通以孝悌
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睦梯數出驃騎將軍朱據共
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梯命左右扶起
冠履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梯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梯每得父書常灑掃整
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
哽咽父以壽終梯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梯釋服梯雖以公議自

因會宗本
上意改
宗本
宗本

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

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

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

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

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

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唐丁譚出於役伍陽羨張乘生於庶民烏程吳繁雲陽殷禮起乎

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乘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

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

善所在皆此類也謂至典軍中郎乘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

庚子仲夏月明
卷之四十五
仲夏月明
庚子仲夏月明
庚子仲夏月明

曰禮字德嗣弱不勇弄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 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

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梁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

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太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

傳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而譚以清心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攄謝景揚鑑之徒皆以秀稱其名

而悉在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於

待甚隆數蒙賞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

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

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

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覲覲之望絕昔賈誼陳治

下

忠公祖相

時分覽

二八

贊

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箴之戒帝既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恂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恂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護言其典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做非應大將難以雍故不致

法皆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陵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為氏瑾少游京

師治毛詩書經瑾母恭謹其得人道風俗通曰葛漢末避

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

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

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

于時... 漢末避... 瑾母恭謹... 其得人道風俗通曰葛漢末避

四... 志... 脫...

阮...

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

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

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

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

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

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

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

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

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

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

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

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

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

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慙省瑾

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吝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

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臣

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西漢志陵上國雖臣

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前宗子勤王之師臣

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笑曰臣

有若四體股肱橫膺憤痛已深豈此奢關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實臣

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

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說瑾者此語頗流聞於

從事積年思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臣

子新也責將
角初賦曰如來
老生所天地時
書志通為之
曰曉亦士氣壯
此高身去春川去
乞問中得書
後按中得書

及此之時
我甘賊心
心也
除之
賊或病何商以
此有也

宛陵侯吳錄曰曹直復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

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

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

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

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容貌思度于時

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

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

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

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

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

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

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

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

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

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

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

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

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

陷對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

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

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

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

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權稱尊號

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

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

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

銜按此字指作
仲道乃名如中
亦非在言結必
德其相耳

曹叔孫氏仲
達觀以是之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

子不學此非人
行學不道
德小推可也

註融字叔長
生於龍貴少而驕
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
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
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
史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存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

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

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龍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亦為中諸郡出部伍新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擣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

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徒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

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龜鳴童謠曰白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

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實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

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孫權為討

虜將軍召騭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除海鹽長還辟

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

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

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

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

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騰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寶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騰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騰騰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騰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騰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滬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騰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

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騰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異薦述後進題目即肅曲有條貫眾入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

少子如按馬所
上與臣等當時
有般法于荆州
共指善平在
權稱尊號拜驃騎將
不元二州共中時
陸遜在荆州
陸遜在荆州
不可曉或往者
乃曰信之誤也
起志及佳情情
中山國侯為是也

四子如按馬所

所糾舉。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搃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佐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

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鷲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與呂範諸葛恪爲說。鷲所言云：母讀步。鷲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

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騰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賴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陵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

信有之
石三官相携不
社守之則
直及其休地耶

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誥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

若文

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乎。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

持重口下月
肥

壯烈李作元
道

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各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對之不交策也... 以高良... 信曰... 烈木不難... 吳書八

袁與... 仲... 山... 吳書八

吳書八

三國志五十三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涼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

春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

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呂布襲取徐州因為

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

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

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

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

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

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

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

漢書地理志會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詔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
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功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後為雒陽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宜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雷鎮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沮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
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 江表傳曰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
人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
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

結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

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

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

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

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地勢險要為金陵地勢固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

今處所具有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

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

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

備曰無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 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

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意而云欲圖徐州宜近下也 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

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

臨困授子靖雷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

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
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
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

漢書地理志會
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
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詔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
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功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後為雒陽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宜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雷鎮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沮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
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 江表傳曰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
人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
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

仁何本
疑請
臣松之

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周禮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

禍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

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豐巧辯緣聞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

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

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

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柳柳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象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蒙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玄子尚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

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

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

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

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平尚對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鷦鷯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玉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

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

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

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

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

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

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騎上馬臨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

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

家常不充廣陵劉頴與峻有舊頴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頴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頴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頴得免罪久之以峻爲尚書令後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旣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旣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

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傳君也病卒

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弭凡三萬餘言秉爲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外素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群籍兼通

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柳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

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

史書卷之三
今刪序文列世
杜康性于東萊徐
安政始內用此象
歷于美之口兵
官心河

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飾，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群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至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不。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耳。六年冬卒。

吳一不耳
年下疑有脫文

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

正奉時年
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

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興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

此曰薛陵後
事薛石似選
果有之則馬
矣之我月付
除矣

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獵，無犬為羅。羅在

求任後漢
任後三字似誤
似不獲記後漢
事不獲記後漢
事不獲記後漢
事不獲記後漢

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尚身或作向身以為既云橫且則宜曰向身。奉曰：「不當復列君矣。」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

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

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竭。橫目苟且虫入其腹，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氣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

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

將九板

吳一不耳

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都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
 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
 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
 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
 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飾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群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至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不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耳六年冬卒

吳一存身
 年下疑有脫文

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
 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
 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

正奉時年
 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興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

此曰其後
 事後石似
 果有劉馬
 雲云我信
 後矣

將九板

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
 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
 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
 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
 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

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濁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
 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孫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
 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
 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

三國五十三
 五
 吳一存身
 年下疑有脫文

安漢之秋漢書
中本末甚詳
始謂此書
排述之
權方書
卷末

日錫光化
正此方未及
百半四
字一後

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怨，賦稅之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

其元板

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搃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明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畱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

松葉木
文俱保
其前明
輕萌字
其後

卷之四十五

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
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
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
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
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
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
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
鎮軍大將軍屯牛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
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

孫字衍
信字本
備

孫字衍
報以州府

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
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
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
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
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
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
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埴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
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
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
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二不可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
善生流腫轉相滂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此元後增

自天子登極
以成其德

卷之四十四

九世孫
此亦孫也
賜以字不
賜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
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
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
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榮爛權曰復為兩頭使
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眾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
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六年春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琳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
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琳為太子中郎琳遺至蜀求馬友等

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琳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

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
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
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縣縣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
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
擢泥汗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
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
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
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啟堂構
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拔被以殊榮。珣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聞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木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髮髯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徒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

教天教

此字及人所疑

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川，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干寶

此字及人所疑

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費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經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如故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

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書八

孫山忠厚

國志五十三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以景字

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賴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演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穉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

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

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

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

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

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

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

詩元叔

續後漢

祖景字

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

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瑜時年

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

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

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

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事權

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瑜瑜請即日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

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此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九百

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

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

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見事之遂不送質十一

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

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

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

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

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

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

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

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字存是改字云本俱誤

相三有以此致致不謂相時而動也

先重板子父事此明乎世後子先事心後後日石任子孫後後石安乎

字本元懼字元本作操生也此說後元本亦作懼字小術文

安度云三子然所謂其為賊之乃可討

又云可謂... 遂末與諸... 公兄好持... 古曰... 皆謀... 以曰者

大... 亦... 亦... 亦...

此... 亦... 亦... 亦...

付... 筆... 地... 甚...

李... 或... 德...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其未足與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無肯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避避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瑜擺撥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為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願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將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致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岬上營落項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

宋本...

久通徑

向...

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

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舉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岫邊營若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

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

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

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岫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

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

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

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

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

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

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

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

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

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

又三規圖制
蓋以制事則
先其美也也

心腹不死
手
也先
也先
也先

前後告諭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
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
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
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
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
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
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
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左城後序
二學園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
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
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
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

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

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

老成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
關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
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則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
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偕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
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
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

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
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
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

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
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

子揚別莊
按陸倕報
實以世衰
動以世衰
壯烈侯在
安四年安
及據時也

安漢王臣何
終手且存此心
也

又王計與
相以好接此時
何依使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
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
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
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肅
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
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
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
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
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
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
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

又王計與
相以好接此時
何依使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又王人怕此也

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
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
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
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
此如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
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
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
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
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
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
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

也。卽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

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

糾互若此非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

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

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

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

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

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曹肅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

併表紹其馬其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難不然將

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卽遣周瑜

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曹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

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

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

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

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

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

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

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備備謂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

為樹黨計之上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

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

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

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木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

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取襄陽憑藉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

敘事有指涉

何謂子嘆此
二付裁擇之
云杜

又云周倫至則
以去徐與權不
往也云云
孫盛曰吳書及
江表傳曹肅一
見孫權便說拒
曹公而論帝王
之略劉表之死
也又請使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
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

兵瑜士氣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

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網維頽弛周

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

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

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雷關羽守

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

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

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

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

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攻也今已得益

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

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

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

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在行間寢不脫介戮

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

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窺望不及此主上於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

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得飾情德懷於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士

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會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

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轉時而負恃驕眾以圖力爭誰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

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

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

思度必遠有過人之明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

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
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
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本傳曰世舍
去書曰鼓就
微矣

此更分不為
待如孫氏專力
若孫氏之效克
世故也

卷之五十四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費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曰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出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

此舉衍其始
百人持矢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費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曰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出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

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龔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雷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

委後日與定

三史以我
策史書
先史書
後史書
多可觀
見此子何從
援引明其為
權節也

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
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
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善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助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易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當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請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
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
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靳春典農屯皖
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

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

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雷經月水必向盡還道艱

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

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

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

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
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

一池令人必勞
有世家事

若子之志改宗
元本俱漢。將
字三志

孤氏見武烈
長沙太守討
平正任同
矣又楚統子
討者桂諸成
以全剛英三
即依之故
書即下
若子人必
其志故從
孫氏也子
也子天功

衛按河疑外
皎而能注云
別是一人此
其人而強為
說也

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
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
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
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
零陵過譙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
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
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
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逆為
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
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
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
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
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
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
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
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拈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
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
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
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強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
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
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

先主三人之誠
凡志計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若事不以此

志與一死
安十三生
後于建安
年此方五
破許都
志與一死
安十三生
後于建安
年此方五
破許都

无一列名
不忙志也
近利則美
也誠成也
笑有可而
持日也
故其手會
也誠成也
也誠成也
也誠成也
也誠成也

親仲和
子則其書
不書天

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
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
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
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
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
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
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
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徐士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
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
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黨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
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
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
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
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
陽盡伏其精兵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
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
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
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繁
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
形將軍為在箕舌上取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
蒙曰此請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不志遂降吳錄
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
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
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

三春唐子敬
是也敗了不在
心成敗得失上
計其此心
其地神似
其也此方那高
目也此心那
六也那方今耳
外其才不
馮吳也

子敬在軍
于孔明
人及相及

滿都四事而
論其且
本都
用公
十不
明
十年不
石同
石同
也

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怨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下。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實奇才也。

已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譙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先生云：子敬勸信玄德地，此策亦未為短。蓋荆州新附，其勢宜然。若兩雄相爭，非敵之利。按魯肅者，以其時當操氣未衰，屢出巢湖，應去劉氏。結好以分其勢，及操老而無爭，吳之志鼎足，勢成不據上游，非所以立國也。但當與蜀中約，規取袁檣，徐方議及耳。

始建魏書

孫策外傳曰昔國士之量豈封海內而日年所對之論豈沙水當
已業與而情猶精軍情歸赤普禽關其是其次皆隊雖果矣

吳書十

三國志五十五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
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
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
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
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
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
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
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
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
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

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

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

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

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瘳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下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

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

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

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

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

不以文吏為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

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

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用文

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

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

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

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麻牀中

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

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

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

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風俗固陋... 庶民飲馬... 後也

我... 此用奇

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

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今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

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攻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

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

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

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

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

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

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

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

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

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

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及左右因曰惟常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姊妹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款血與共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

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

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

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

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

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

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營後召還都

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毋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

治城也
少字云欽字
字之此

歎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
 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
 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
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邪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
 強有膽略器用奸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
 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
 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
 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
 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干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
 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
 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
 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
 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
 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
 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
 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子之曰幼平卿
 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
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感
 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練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
出鳴鼓角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
 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

威遠切

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

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

料以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

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

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仕

回以之僮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託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勵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

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

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

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艷

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

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表

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

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

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

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

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

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

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

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

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

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贊初表所受賜復

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

此中自出必
代論三卷
周書卷

少章在後
從中
除
心
中
新
按
妻
三
三
本
不
為

相
三
丹
年
少

新出時社新
猶未改形安
吳有之口新
郡尉
所謂後民者不
知至謂有之
手至後民之
則五十年氏未
將家為奴僕
極其世所謂
順戶其官之有
其至江左遠
何隆孫氏之政
平侍祚三也
天祥長計存
山下氏也

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
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
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
縣料正戶贏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
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
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
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
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
弟承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總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
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
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

據商院作侯
衛獲扶侯夫
古子也儀於
士表於婦人
佳亦東西字
書社於通信
版下刊中佳
也

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
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
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
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
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
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
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楫間大繼繫石為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
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
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
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曹公出濡須
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

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

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據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

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貲帶鈴

民聞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雜舟去或割

乘以下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

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

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

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祖以善射將其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鄉長於是去

就孰與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曰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

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

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

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

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

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

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

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

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

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

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而涕交流為權言飛首飛

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軀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

史記三十四
程德石書

改後世... 二史... 為一... 既... 注... 以... 矣

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夫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 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 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為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各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陽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

酒眾殺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勅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建計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寧從權道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吳書曰凌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

甘... 昔... 吳人... 權... 全... 丁... 虎... 千... 餘... 人... 并... 呂... 蒙... 蔣... 欽... 凌... 統... 及... 統... 等... 死... 戰... 寧... 厲... 聲... 問... 鼓... 吹... 何... 以... 不... 作... 壯... 氣... 毅... 然... 權... 尤... 嘉... 之... 吳... 書... 曰... 凌... 其... 父... 操... 寧... 常... 備... 統... 不... 與... 相... 見... 權... 亦... 命... 統... 不... 得... 讐... 之... 嘗... 於... 呂... 蒙... 舍... 會... 酒... 酣... 統... 乃... 以... 刀... 舞... 寧... 起... 曰... 寧... 能... 雙... 戰... 舞... 蒙... 曰... 寧... 雖... 能... 未... 若... 蒙... 之... 巧... 也... 因... 操... 刀... 持... 楯... 以... 身... 分... 之... 後... 權... 知... 統... 意... 因... 令... 寧... 將... 兵... 遂... 徙... 屯... 於... 權... 元... 叔

改後世... 二史... 為一... 既取... 江... 以... 矣

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夫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 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國權... 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 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 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 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 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 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為吾禽肅便選千兵益 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 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 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

酒家殺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 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 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 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甘寧... 背... 矣

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 勅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 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 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 寧從權道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 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言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 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

甘寧... 背... 矣

精元叔

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
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
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舳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
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
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
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
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獻款曰負卿
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徒會稽無幾
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
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
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

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
異等雷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
因督祭酒陵轍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
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
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
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
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
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
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
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

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岨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

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

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千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郡無所用也黃武中卒

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

潘璋為吳

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搃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岍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岍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鄉

將軍諸葛
誕據壽春
未降魏人
元修本有
此三字奇致

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
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
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
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
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
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
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
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
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或之言共迎立孫皓
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
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眾治徐塘因

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
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
權能忘過託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
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孫皓三年
此字奇致

壯翼後海對李出戰不亦太平

蘇翁志盛出師北伐東漢宜姑刺未殊家支與而與胃于各人

信曰出山前報報表之出出新及之河軍背此以番報之不

奉策後官至發報軍去奉派

而育心神以飄符之有觀之香甜能以前出軍事對奉定外湖川

文晉嫌易易易易之月去奉無河蘇甜然神奉軍軍三手奉貴

丁巳二月布一日說畢

卷之四